

海王邨古籍叢刊

清儒學案

中國書店

海王邨古籍丛刊

清儒學案

(四)

清·徐世昌撰

中國書局

柘唐學案

柘唐學精研思諸經皆有撰述晚年治易尤嗜程傳爲述傳一書於治亂府長獨見微光而不難以空疏無當之辭最得漢經師遺意論者謂道咸以來惟柘唐爲能以漢學通宋學焉述柘唐學案

丁先生晏

丁晏字儉卿亦字柘唐江蘇山陽人阮文達爲督憲延子屏主講麗正書院發策問與魏易十五家先生條對萬餘言子屏稱其好學深思蓋羣籍之精扶象數之奧時年尙未冠也道光辛巳中式舉人官內閣中書先生爲好鄭學於詩箋禮注致力尤深以毛公之學得聖賢之正傳其所稱述與周秦諸子相出入耶君申暢毛義修敏作箋孔疏不能專釋謂破字故毛援引疏漏多失鄭怡因博稽互考證之故書雜記義若合符譚毛鄭詩釋四卷康成詩諸宋歐陽氏補亡今通志堂刊本譚脫磨駁爰據正義排比重編譚鄭氏詩諸攷正一卷以康成兼宋三家詩王應麟有三家詩攷增刊玉海之後外錄錯出世無善本乃蒐采原書校讐是王讀詩攷補注二卷補遺一卷鄭氏注禮至精去古未遠不爲愚慮說迄今可考見者如儀禮喪服注多依馬融師說士虞記中月而禪注二十七月依戴禮喪服變除周禮大司樂鼓錢注依許叔重說與先鄭不同小齊縣鐘磐注二十八十六枚在一虞依劉向五經要義小宗伯注五精帝依劉向五經通義射人注稱今儒家依賈侍中注考工記山以章

清儒學案卷一百六十

二

注作韓依馬季長注禮記檀弓瓦不成味注當作休休班固白虎通王制大綏小綏注當爲綏依劉子政說范玉藻玄端朝日鄭讀爲冕依大戴禮朝事義祭法南宗尊祭鄭讀爲祭依許氏說文鄭君信而好古原本先儒確有依據凡此釋義補孔之遺闕皆前人未發之秘疏通證明燭若燭火談三禮釋注共八卷又著有周易述傳二卷周易說卦淺說一卷尙書餘論一卷禹貢集釋三卷禹貢蔡傳正誤禹貢集釋指正誤各一卷毛詩陸疏校正二卷孝經述注一卷所著書四十七種名顯志齋叢書先生早歲治經復熟於通鑑故經世優裕嘗在籍辦昆工司賑務修府城後市河開通文渠中支均有功於鄉里咸豐中治蘭練以守城功加三品銜光緒元年卒年八十二

周易述傳述正公程子之傳也自漢以來言易者習於象數幾王輔嗣出解而清之發明義理雖多名言無裨實用惟程子一本十翼之傳暢其旨歸以明聖人之道呂東萊稱其理到語精平易的實魏了翁稱其明白正大切於持身用世可謂知言矣愚初讀本義專言占筮於易義未盡詳也後讀程傳旁通曲暢昭若發矇通知朱子本義以程子義理已備不復更詳而後人專習本義不能獨觀程傳益朱子之意盡愚於程傳反覆細繹間有發明周思原年例有所得自以伏處衡茅衰殘頗廢無用世之志久矣然抒其已見立言以誠而望後來之取法則程子之志也今以程傳爲主擇其粹精以資玩索先列程傳古董之龜鑑也附有圖說末學之獨竊也題曰述傳述正公之傳云爾敢云作哉

清儒學案卷一百六十

二

周易述傳述正公程子之傳也自漢以來言易者習於象數幾王輔嗣出解而清之發明義理雖多名言無裨實用惟程子一本十翼之傳暢其旨歸以明聖人之道呂東萊稱其理到語精平易的實魏了翁稱其明白正大切於持身用世可謂知言矣愚初讀本義專言占筮於易義未盡詳也後讀程傳旁通曲暢昭若發矇通知朱子本義以程子義理已備不復更詳而後人專習本義不能獨觀程傳益朱子之意盡愚於程傳反覆細繹間有發明周思原年例有所得自以伏處衡茅衰殘頗廢無用世之志久矣然抒其已見立言以誠而望後來之取法則程子之志也今以程傳爲主擇其粹精以資玩索先列程傳古董之龜鑑也附有圖說末學之獨竊也題曰述傳述正公之傳云爾敢云作哉

書程子易傳後

家少而讀易自漢唐迄宋元明之正解凡監旁求無慮百數十家爲然而無所得迨年逾六旬篤齊程子之傳朱墨點勘日散一卦兩周月而卒業焉之歎總以爲孔子之後一人而已天程子之傳憂患之書也自序稱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已在紹聖中坐黨論削籍之後正竄逐涪州之時也傳言未濟三陽失位間之成都隱者足見易傳作於在蜀之時呂堅中記伊川自涪歸易傳已成未示人門弟子請業方取書讀身自發之呂氏謂其潛心甚久未嘗輕易下一字馮忠恕記伊川歸自涪氣貌容色鬚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曰學之力也素患難行乎患難其得力在於學易古人所謂蒙難艱貞也輒謂非程子明理之學不能爲此傳非程子進諫之忠不能爲此傳非程子身

清儒學案卷一百六十七

三

羅憂患遠竄流離亦不能爲此傳惟其閱歷深遠諸益進洞然於陰陽消長之數吉凶悔吝之機其見幾也微其取旨也遠言之者無罪問之者足以戒可以立身可以處事舉而措之可以治天下國家此聖人之學也第視爲解經抑末矣夫聖人十翼之傳明白顯易不煩注言而後儒之說易者解愈繁而義愈晦理愈繁而道愈歧即使探賸索隱扶曲徼非聖人易知簡能之學支離曼衍庸有當於易乎程子之學明於政治得失之原切於身心日用之要欲學聖人之易舍程子無由入也繁辭之傳所指者不過十數卦而大義揭明聖人之言引而不發至程子暢發無遺故天人之奧秘所謂體用一源微無間其說易一依聖人之傳不取周子太極無極之說亦不取邵子河洛先天之說使學者曉然於平易之旨中正之歸而不流於術數

得聖人之正傳者程子也朱子本義每云程傳備矣不謂程傳則本義仍不能明由朱子而上契程子由程子而上契孔子斯聖人之立教易傳所以昭示來茲也然使程子經筵傳講得志於朝而其傳之立言或不能如是之痛切不幸有孔文仲輩侵害而摭抑之至於阻漢江之渡觸瀾頭之舟亦云危矣而學卒以不朽又安知天之所以施之者非即所以成之也與易之終也不曰小人道消而曰小人道息蒙於程子易傳而知其憂之深也

尙書論自敘

鄉先生周潛邱徵君著尙書古文疏證抑鬱尙書均然如晦之見明今與吳澄書集言梅鶴尙書考異並著錄於四庫古文之偽至我朝而大著於世晚進後生皆知古文之爲磨鼎矣顧微

清儒學案卷一百六十七

四

君每云梅鶴作偽古文雅實非梅氏所能爲也愚考之家語後序及釋文正義諸書而斷其爲王肅偽作古文之排止細窮勸襲複否其爲魏晉間文字善讀者自能知之然皆綴集而成非肅之雅才好博未易臻此肅好作偽以難鄭君之學昌明於漢肅爲古文孔傳以爲其上後儒遂誤信之千數百年莫能發其覆也近世有惠松崖王西莊李孝臣諸先生應擬偽書作於王肅而未能暢明其指愚特著論以申辨之名曰徐論繼諸先生之後也夫西京孔安國祇傳授古文未嘗著傳也其古文久佚不傳今所傳漢孔氏書傳及論語注李經傳皆王肅依託爲之者也愚別妄數易定爲此篇斷於真偽之辨不欲使鄉里虛造者厚誣古人謫謫後世微君可作不易吾言矣再貢集釋自敘

釋禹貢者以孔安國爲最古顧安國傳爲屢作不足徵信胡東
樵斥爲顛倒偶突不甚分明蓋知言也東樵雖指略例又稱司
馬遷從安國問古文班氏崇古學漢志所稱古文卽安國壁中
古文之說水經屬注爲禹貢之功臣誠哉其知言也余獨惜東
樵能知古人而不能信好古學雖指一書虛謬沿焉停古文而
逞臆見後之學者將何所取正焉夫釋禹貢者其善于司馬子
長班孟堅桑君長三家屬注粹精語詳補水經所未及明此數
家千禹貢思過半矣漢鄭君古注屬有存者許君說文亦有古
文說皆卓然古學此皆禹貢之津筏舍此而欲通禹貢豈猶杭
絕流斷港而欲至于海也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
國以今文字讀之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禹貢多古文說史
記夏本紀數作傳岷作汶斥作滄屢作會續作都球作瑤岳作

清澤集卷一百六十一 析原

五

嶽嶽作洪錫作賜導皆作道昆崙作昆倉皆古文也又澠作醴
屢作吳暨作泉澠作雍沿作均皆與疏志合潛作泮與詩合
澠作潛刊作采究作沈重與說文合禹夷皮屢衆攢既都作十
有三年皆與馬鄭古文合說隨山刊木爲行山表木說箕山
爲定說降邱宅土爲下耶居士說律爲竹簡說孔殷爲甚中
說男邦爲任國說禹錫玄圭告厥成功爲帝乃錫禹玄圭告成
功于天下河渠書說北載之高地過降水同爲逆河入于渤海
此真古文書說子長得之安國正義所謂身爲博士具見圖籍
者非古文僞傳比也今東樵于禹與仍依舊古文玄圭主从蔡
傳禹以爲贊之說是不信子長真古文也班孟堅據地運志自
謂采獲舊聞考述詩書推表山川以經禹貢漢志爲作孰故作
通野作壘演作瀨草作少潛作澠潛作鄭伊洛作維澤水作贊

漳水作漳西傾作頃厥能作渠是來作徠澠潛作留夏剋作狄
渠搜作曳陪尾作倍尾孟津作盟津雲土夢作雲夢土皆古文
也志稱禹貢山水三十五又釋古文者十有一東樵于志言禹
貢嶧家澠水渭水洛水大別桓水及古文終南流沙陪尾皆所
不取是不信孟堅真古文也新唐書志謂水經漢桑欽作東樵
疑非欽作又據鄭注灋水引桑欽地理志謂欽所撰各地理志
不名水經此則大謬案灋水注引桑欽地理志曰灋水出高唐
漢地理志高唐下桑欽言灋水所出善長所引桑欽地理志連
文卽謂漢地理志桑欽說非欽別撰地理志也東樵誤會鄭注
遂謂欽所作各地理志此郭書燕說也水經原出桑欽後人謂
加附益故有東漢三國地名漢儒林傳稱桑欽授桑欽古文尙
書則桑欽所說亦依古文書也地理志引桑欽者七將水汶水

清澤集卷一百六十一 析原

六

灋水刺水淮水均有碑於禹貢說文引汶水出琅玕字虛東秦
山人灋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涉灋水出東郡東武
陽入海桑欽云出平原高唐渭水自張掖別丹西至西京合黎
餘波入于流沙桑欽說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多桑
欽古文說東樵于嶧家積石流沙大別陪尾東陵大野皆不依
水經說獨取九江在長沙下雋之說不知後人所竄入非桑欽
之本文也東樵既顧仲水經而于鄭注亦援引多誤是不信桑
欽真古文也鄭康成從張華祖受古文尙書今書注已佚其見
于他所引者說禹貢山水大抵墨守班志而不从其說餘皆
從班志灋水引地志出泰山萊蕪縣志又言入涉鄭不引書水
經稱渭水入海是禹時故道不入涉鄭之學博而精矣今考鄭

注亦通作訛與徐遇合和夾爲桓與鄭注如氏說合謂諸錄云
聆風卽馬融長笛賦所稱聆風也于九河云今河開弓高以東
至平原南津往往有其遺處漢許商平當言咸平屬縣界有徒
駭胡蘇南津等河鄭君之說核矣東樵于鄭注引用甚夥而獨
取三江之說不知乃徐堅誤引非鄭君之注也于冀州不齊其
界不取鄭注帝鄉廣大之說而取孔傳以餘州所至境界則可
知鄭注謂大伾在成皋三澠在竟陵東樵皆所不取是不信鄭
君與古文也許君說文敘其偶孔氏皆古文也又云云孔子
壁中書也今考說文引禹貢辭作蘇漸作薪蘇漸作蘇與古文
論語合又引書曰竹箭如楷卽古文書說蘇漸之文周禮職方
氏注故書箭爲晉晉楷聲相近皆古文也瑤琨作瑤與馬融書
及班志合瑤珠作玼與大戴禮保傅篇合玼于淮泗達于荷與

清儒學案卷一百六十 經部

七

水經泗水篇合沆卽沆之正字沆俗字也縣卽澤之正字澤借
字也濟水字當作沆與出贊皇之濟別說磐丹石可以爲矢鏃
說禹貢鏃則鐵可以刻鏃說三澠澤增水邊人所止者說崤
陽葛嶧山在東海下邳說陶邱再成邱也在濟陰陶邱有堯城
堯嘗所居故堯號陶邱氏說岷山弱水之所出卽張掖山也
說隄山在蜀郡漢氏復外卽羊膊岷山也隄水出瑯琊其屋山
東入海引夏書滌澗其道滌水朝宗于海从水朝省朝宗卽潮
之正字滌與朝同是海潮已見于禹貢矣渭水出隴西首陽渭
首亭南谷東入河杜林說夏書以爲出鳥鼠山卽杜林書古
文說也東樵于淮泗達荷取說文而謂荷在山陽湖陰乃出自
後人馬時未有深水出隴西東至武都爲漢亦所不取不知許
君說荷澤與班志同皆古文東樵于九江孔股引說文殷薦上

帝謂殷爲最遠古文殷中之義是不信許君與古文也嗚呼博
學如東樵猶不能信好古文證合經義其所著書多沿宋以後
之俗說詆其流而不先溯其源猶導河不于積石導江不于岷
山烏在其能行水也余既爲之正誤以匡東樵之失復采獲古
文甄錄舊說從俗訂譌斷以己意自史漢水經注及許鄭古學
取其說之確者著于篇傳以復儒之解證以地志期于發擢經
文無取泥古其引用前人說各繫姓氏于下輯禹貢集釋三卷
庶以備遺忘便尋省其有不待應時輒改先備有言前人之失
吾知之吾之失吾不能自知也安得信好古學者而就正之哉
毛詩古學原序

清儒學案卷一百六十 經部

八

自孔子以詩三百五經親授子夏五傳而至荀卿親授得人大
毛公亨爲故訓傳漢世言詩者有齊魯韓三家惟毛公之學獨
得子夏荀卿之傳爲後儒言詩者所宗又身爲獻王博士多得
泰以前經傳古文其所譌述實六藝之指南百氏之淵藪也漢
三家詩多從今文而毛公皆依古文其日故訓者古言也明其
信而好古不敢以凡見屬其間也班志稱毛公之學自謂子夏
所傳鄭志答張逸云詩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是子夏得聖人
之傳而毛公又得子夏之傳王肅鄭統沈重陸德明孔穎達道
謂詩序子夏作范蔚宗乃謂衛宏作誤也爾雅或言子夏所足
今毛公詰訓多依雅故亦謂鄭子夏之證草蟲傳歸人歸宗則
喪服傳文也絲衣序置星之尸則高行子說也大雅傳一取九
女小雅傳大庖三田合於公羊車攻傳詳田獵之文雲漢傳載
歲四之禮合於數梁公數皆子夏之門人也周頌言天命魯頌
言禘官皆孟仲之緒言亦西河之私淑則謂傳自子夏吾信也

唐陸氏孔氏皆謂荀卿爲毛公師今案頃信傳云易盈東矢傳云五十行華傳依天子影弓之制巷伯傳援柳下後門之文並與荀子腹合毛以追琢爲彫與荀卿彫琢其章合毛以秋冬爲昏與荀卿霜降休沐合富國篇引壹云歸哉壹即壹也大略篇引勿用爲笑用卽以也古蒙麗字通而榮辱篇引駸駸作蒙古隨選辭近而非相屬引下通作隱荀引壹作壹而文王傳壹壹勉也荀以平平爲治辨而采菽傳平平辨治也殷武傳實不僭刑不愷致仕篇文角弓傳比周而黨寡少鄙爭而含愈辱求安而身愈危價效篇文莫非本於孫卿者之諺訓又成侯棟棟傳實也左右趨之傳趨也直見於賈誼新語賈誼從荀卿弟子受左傳後傳至賈長卿亦毛公弟子賈與毛同出荀卿故其言許多相符也凡爾傳稱射御佩褱衣傳稱先小後大素冠

傳述問子援翠之事大雅傳述虞西爭田之文並見於劉向說苑楚元王受許於荀卿門人浮邱伯劉向元王之孫故其言許亦相符也由是觀之則謂親事荀卿者亦信也漢書獻王傳稱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記孟子之屬皆經說傳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又立左氏春秋博士毛公仕於河

九

開固羅遺失左右采獲今見於詒訓者可案也大車傳譏見司服文蟋蟀傳役車由車支行露傳材用五兩鄭氏文馴傳諸侯六閑校人文公劉傳新廟則殺嘗客文常祿傳燕則尙毛司儀文畢賦傳冬獻復獻獻獻人文七月傳大猷公之小歌私之大司馬文生民傳書之日以下肆師文雲漢傳國凶荒以下大司徒秦風傳車旗六命出於典命無衣傳展服七章出於大行人正月傳言問土則稱大司寇之文齊風傳言告時則稱舉

傳述問子援翠之事大雅傳述虞西爭田之文並見於劉向說苑楚元王受許於荀卿門人浮邱伯劉向元王之孫故其言許亦相符也由是觀之則謂親事荀卿者亦信也漢書獻王傳稱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記孟子之屬皆經說傳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又立左氏春秋博士毛公仕於河

十

山傳施於結駟爲履傳夏葛屨冬皮屨魏風傳婦至門大揖入皆據儀禮之文碩人傳裳褕卽士昏禮執綈之異文也采芣傳芣芣卽公食禮羊芣之異文也毛公當西漢之初微引儀禮如此而宋樂史乃謂班固七略不著儀禮班志謂古又謂魏晉梁陳之間儀禮始行斯誠疎陋不學之說也記百三十一篇亦獻王所得而毛公親見之吉日傳外事以剛日雲漢傳歲凶年穀不登以下縣傳君子將惜宮室以下皆曲禮文車攻傳天子發抗大綬諸侯發抗小綬泮宮傳天子辟雍諸侯泮宮皆王制文七月傳孟冬天子始養生民傳玄鳥至以下皆月令文葛屨傳婦人三月廟見草蟲傳嫁女三日不息火皆曾子問文碩人傳聽朝路寢候人傳一命繼帶以下皆玉藻文揚之水補補丹朱中衣既醉傳恆豆之詎以下皆郊特牲文大雅傳殷婦貞收

壹氏之職是時周官初出於山巖壁旋入祕府世儒莫得見獨毛公爲獻王博士獲觀古籍識其爲成周致治之書於詩傳動見稱述而後人猶疑周官爲漢末增竄其亦弗思耳矣又無衣傳引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尺考工記虛人文行輩傳引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考工記弓人考工記亦獻王所得故毛公引用之禮記正義爲李元博士所作非也伏生治書爲秦博士遺秦滅學伏生壁藏之漢定獻王始得尙書今考彤管傳晉進御蒞野傳戒陳宗解傳問田之化車攻傳射澤之儀並與書大傳同蓋伏生以廿九篇之文教於齊魯之閒大毛公稽人習聞其說傳所依用蓋先秦老師授受之說也獻王得禮公經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荀卿堂生正同考鄭傳言禮并七月傳言緇裘實述言燕射之禮鼓鐘言笙磬之樂都風傳納采用雁東

周覓古詩作覓

周覓古詩作覓殷殷周爵商頌傳足鼓殷置鼓周縣鼓

皆明堂位文葛覃傳女師汝婦德以下采蘋傳性用魚芼之以

蘋藻皆詩義文行草傳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至僅有存焉錄射

義文贈印傳古者天子爲藉千畝至敬之至也錄祭義文簡今

傳引祭統界碑祖廟廟寺葛生傳引內則夫不在敝衽篋衾東

山傳引文王世子公族有罪素服不舉樂黃鳥傳鳥止於阿人

止於仁早麓傳言上下察也本諸記大學中庸其說經得聖人

之旨歸記爲七十子後學者所作故毛公多引用其文後儒有

謂禮記爲漢儒作者亦失之不考耳至若小弁傳言親親之仁

餘傳言遠戚之事皆據孟子北山傳云賢勞烝民傳云達職民

勞傳賦義曰蔡文王傳盛德不可爲眾也皆誦法孔孟之言以

爲闡釋此毛公之學所以能高出漢儒而又非宋以後軀空之

學所能企也獻王好左氏春秋與毛公並立博士今二子乘舟

傳言伋齊事甚詳皇皇者華傳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謀皇矣

傳心能制義曰虔慈和獨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

文俱左傳文左氏引荷天之寵而毛公謂何爲荷左氏引義奴

城之而毛公訓成爲滅左氏以茂周爲戴周而傳即訓戴左氏

以下城爲杆城而傳即訓杆方西京之世左氏未顯於時而毛

公識其爲古文術書首先採用然後駁毛公之學極傳而其識

至遠也凡此所引經記子傳皆里賢之遺典向非獻王實事求

是固無由盡得其肯而非毛公之深知篤好亦無由發其秘藏

而著之竹帛也且毛詩所以獨傳至今者以其義理度越乎三

家而其法訓又兼綜乎三家也以韓詩考之能不我甲傳甲釋

也韓詩作押是不集傳集就也韓詩作就就事履不越傳履禮

也韓詩作禮倪天之妹傳倪繫也韓詩作蔡何故懷矣傳懷猶

戎戎韓詩作戎戎據據女手傳據據猶織也韓詩作織織

絲竹如貫傳貫橫也終日七襄傳襄及也周此草傳傳收也

百川沸騰傳騰乘也他如魚勞尾赤鵲烏長鳴施施進進唯

不制類皆兼取韓生廣微訓義又毛詩多古文而三家多用今

文載衣之楊韓作禘禘古文禘今文也祿之權之韓作羣羣古

文羣今文也皋門自仇韓作閭仇古文閭今文也福祿麗之韓

作麗麗古文麗今文也韓詩宜序作宜解序新古今字韓詩來

牟作嘉嘉牟羣古今字漢石經魯詩殘碑惟是福心毋食我黍

惟與毋皆今文毛詩作維作無皆古文也蓋古文多假借不失

六書之指許叔重說文敘傳詩毛氏爲古文其書援引毛傳甚

夥略舉一隅如展衣傳爲丹縠珠玕傳據遠禮孔疏所不能詳

者皆具於說文則毛氏之學古矣又簡兮傳動於近戎於近與

淮南合于旄傳總統於此成文於彼與呂覽合以饗修爲解以

忠信爲周既醉以壹爲廣周頌以熙爲廣莫尊傳王后維玄統

以下綱繹傳三女爲蔡那傳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並與國語合

外傳呂覽爲秦火以前書淮南亦漢初人書皆與毛公合足徵

毛公卓然古學其所稱述多與周秦諸子相出入惜古書散亡

什不存無能盡知其原本而表出之也然即今可考而知者

灼然見其爲子夏荀卿之傳故訓所徵皆獻王蒐集之古文七

十子之徒所傳述程子謂毛公能得聖賢之意其言純粹明白

質而不蕪約而不肆學詩者於毛公之學細繹而有得焉詰讀

通而義理明義理明而心術正其於孔子無邪之言直一以貫

之矣屈原章句云平哉

毛鄭詩釋自序

余年十五始得見毛詩注疏受而讀之其開故訓古文多所疑滯久之得陳氏稽古編惠氏古義戴氏詩考正疏通隱義放述達心然古義古音猶有未能盡釋者暇日以節見鉤稽記於簡札積久成帙爲毛詩古學後又兼及鄭義思博考用力纂輯迄今歷十有四年所得益多因取舊稿刪存什之五以少年精力所寄不忍棄擲聊過而存之自知譌陋其於陳氏諸家之書無能爲役然續述之苦心頗爲矜慎至於鄭說實同鄭空脫遺二者之謬庶知微有錄焉錄爲二卷改題曰毛鄭詩釋仍以毛詩古學舊序冠於前志不忘初也

書段氏校定毛詩故訓傳後

金壇段氏玉裁校定毛詩故訓傳合傳爲一篇竄於經後以復

清儒集卷一百六十

古

古經傳別行之舊甚盛事也開或考訂講文疏通古義其大要亦頗詳審顧其間竊有未安者有出於臆改熟據者是不可以不辨也防有譌誤傳昔久也段改爲少謂誤作久案毛云自古昔之時常然申毛訓久之意正義亦云昔是久追之事故爲久也周禮酒正二曰昔酒鄭注昔酒今之昔久曰酒賈疏昔昔爲久首亦追久之意也郊特牲昔酒之酒鄭注讀澤爲醇訓昔酒也釋文引陳氏云歷久也釋名曰醇酒久隨音海也古昔有久義故毛訓爲久段改爲少非也伐檀傳實置也段氏爲實者實之爲文實聲也案鹿鳴箋云實聲也大可通鄭注實置也易坎上六實于巖巖處鄭注實置也釋文實聲作置古實置通用毛取同音訓爲置段改作實亦非也生民傳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段謂假達爲杏重舌而生案箋云達字子也生如達

之生言易也此箋申毛非改毛也說文支部牟小羊也讀若達達本說文挑達字毛意段達爲幸故訓爲生但傳文質略箋更申言如達之生非有異也引申之則凡物之生皆曰達載云云驛驛其達傳達射也箋云達出地也正義曰苗生達迨射而出毛鄭同也段於車攻傳馬達履謂達香古通達下曰鳥猶可言也至此傳亦護前說爲重香謂首生者乃如重香而生之易說自謂其說然則改經文亦非矣又無乃郭書燕說殿閣宮傳云有大夫公子矣斯者作是廟也箋云矣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此毛鄭之說與韓詩說矣斯作頌者不同段氏改傳云作是詩與韓詩同尤武斷之甚者也皇矣傳多摺左氏文其有不備箋更足成之段氏謂心能制義日度至經天緯地日文凡八句皆傳文各本以德王應和以下五句誤保之箋段之說亦想當然耳果何所據而爲是說乎韋昭國語注引毛詩傳勦播百發死於黑水之山今傳無此文此說見山海經海內經其文不雅馴與古訓文不類或馬融詩傳之文亦未可知後漢書馬融注段氏以此十字補入生民傳下斯爲妄矣說文爲六書之宗自然所引詩或兼取三家不必盡依毛氏段於克岐克艱謂幾乃洩人改之當依說文作擊考漢書韓陵岐疑有志則疑亦漢世通行之字也唐風二之日栗烈段氏改作澤烈又謂說文訓講爲韻案說文風部韻讀若栗則讀若列栗烈則應屬之假借不必改從澤烈也古烈韻轉同音義以列假爲屬韻韻亦河也段氏謂訓講爲韻未免不諳古音矣車馬傳慰安也段依釋文作慇也案王肅申毛爲恐恨孫毓朋於王亦爲慇也說風傳云慰安正義作安是也極高傳贈送段依集注本作增也案消陽傳

清儒集卷一百六十

古

贈送也女日雞鳴韓口箋重云贈送也當以作送爲長廿案傳
依集注詩三百以下三十七字因杜傳依集注增無私恩以下
二十八字皆過信惟本經改孔疏傳南山庶民弗信引日本古
本作弗谷風傳據日本古文改無有不作無不有竊疑日本書
爲好事者依託其所稱古本尤多傳會古書不可據段氏引之
亦輕信之過也又傳斯方藝也段鑒下增斧字袁衣龍也段
龍下增衣字古文簡質無庸添設他如兩變不務改作倚子維
音曉曉增之字之類皆當存其原本著其異同今段氏皆輕改
經文殊失古人傳疑之旨段所作說文亦多意必之說故特著
之使後之讀段氏書者知所選擇焉

詩序證文

案詩常林正義引鄭志曰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魏王甫案

清儒學案卷一百六十一

五

蕭統沈重陳陸德明唐孔穎達皆謂詩序子夏作獨後漢書儒
林傳稱衛宏作詩序後儒多爲所惑今案華泰遠云毛氏訓傳
各引序冠其篇首則毛詩本有序不始於衛宏明矣董仲舒春
秋繁露云詩書序其志詩序書序著于西漢之初烏得謂爲東
漢人作乎原其義之由衛宏本傳毛詩古文並述詩序蔚宗
不幸遂誤以序爲宏作儒林傳中誤以漢一字石經爲古文筆
錄一體又誤以大毛公爲毛萇其粗繆大率類此漢魏以來說
詩者多遵詩序唐韓愈始疑之至宋鄭樵格擊尤力謂序皆是
村野妄人所作其言之任情如此樵又謂漢世文字未有引詩
序者惟魏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適君子近小人之語詩序至是
始有考漢世文字引詩序者凡十有五漢書禮樂志句言能勾
先祖之道也師古曰句讀曰酌董仲舒傳得於周莫盛于句張晏

曰句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張晏三國時人

應劭風俗通聲音云句言能斟酌先祖之道韻引酌序文一也
文選王子淵漢德論引傳曰詩人言之不足故嗷嗷之嗷教之
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李善
注謂樂緯動聲儀亦有此文與大序同二也司馬相如難蜀父
老云王者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魚麗序文三也後漢
書馬融傳廣成頌曰車攻吉日序子周詩馬季長傳毛詩亦稱
詩序四也孫資古微書引詩緯含神霧曰治世之音溫以裕其
政不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陶宗儀說郭引含神霧曰上以
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上文而諷諫言之者無寧聞之者足以戒
並大序文太平御覽禮儀部引詩緯總始靈臺天下附也依靈
臺序文稍候皆擬以前書五也蔡邕獨斷云清廟洛邑既成諸

清儒學案卷一百六十一

五

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所歌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維
天之命命太平於文王之所歌也維清奏象武之所歌也烈文
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所歌也天作祀先王之所歌也昊天有
成命郊祭天地之所歌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時邁
巡守告祭樂臺之所歌也執競祀武王之所歌也思文祭后稷
配天之所歌也臣工諸侯助祭遣之於廟之所歌也思齊奏夏
祈穀于上帝之所歌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所歌也豐年
燕喜秋冬之所歌也有誓始作樂合諸侯而奏之所歌也潛享
冬薦魚春獻鴈之所歌也雍肅太祖之所歌也載見諸侯始見
於武王廟之所歌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之所歌也武奏大武
周式所定一代之樂之所歌也閔予小子成王除武王之喪將
始即政於廟之所歌也敬之君臣進戒嗣王之所歌也不恭爾

王求忠臣助己之所歌也黃艾春藉田祈社稷之所歌也良相秋報社稷之所歌也絲衣繡裳戶之所歌也酌告成太武吉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所歌也桓師祭講武類禱之所歌也賈大封于廟賜有德之所歌也般巡狩祀四嶽河海之所歌也並與周頌序三十一篇同六也左傳服虔解龍章王章許穆夫人問衛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戰雖序文與二十九年傳服注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車馬序文周頌請正義引服注烈文成王初卽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也烈文序文七也劉向列女傳仁智傳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關雎序文八也桓寬鹽鐵論引詩云其非王事而我獨勞利不均也北山序文九也劉熙釋名釋典義詩之也志之所之也大序文十也漢禮樂志注應劭曰詩有六義一日風二日賦三曰比

清華集卷一百六十

七

四曰興五日雅六曰頌亦大序文十一也史記齊太公世家案隱引世本宋衷注哀公荒淫田游史作還詩以刺之也還序文十二也文選長楊賦注引詩序曰下以諷刺上揚正義引侯云衛武公刺王室本以自戒文選登石門詩注引傳詩曰伐木廣朋友之道缺侯包著詩詩義要亦依抑序文兩案極正大其制南王也後人十三也僕禮卿飲酒禮卿注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皇皇者華君遺使臣之樂歌也魚麗言太平豐暢多也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德樂與賢者共之也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爲本大射儀注時道者太平過守祭山川之樂歌燕禮注句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賈疏謂鄭君注禮之時未得毛傳而所說並與序同十四也正義稱張逸問有女同車序云齊女賢趙商問長發序大

清華集卷一百六十

八

補張逸問定之方中序仲樂子何時人鄭答曰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遇又問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鄭答曰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張逸趙商皆漢末人鄭之弟子十五也漢世之引詩序彰彰如是鄭樵淺躁之徒不能研究古書通謂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作詩辨妄以攻序而不自知其言之妄也或問子曰書序詩序皆漢世所傳述何以史漢引書序甚多而引詩序卒少子曰書序古今文所同故漢儒多依用之至詩序則齊魯韓毛序各不同漢時三家置博士而毛詩不得立故其序不爲當時所重至東漢衡賈馬鄭諸儒表章古學毛詩始顯於世其後吳章昭鄭諸儒注引序秦仲始大初學記引章昭等雜問時述之詩述守告祭樂望也魏左思三都賦序引發言爲詩者詠其所志也通典禮二引晉太康十年詔曰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晉車哲補亡六詩皆據詩序干寶晉紀總論引行草序葛草序六月序七月序文附志周頌之體太宗孫暢之皆有毛詩序義阮珍之陶弘景皆有毛詩序注顧歡毛詩集解序義梁武帝毛詩發題序義劉勰毛詩序義孫劉松毛詩集小序注北史有劉勰之毛詩序義注蓋詩序於是乎盛行矣或問鄭志何以不載詩序子曰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古經傳別行二十九卷者詩之本也也三十卷者依經立傳增小序爲一卷也也藝文志分載詩序爲毛詩毛詩引序分置篇端而猶仍原序一卷以存子夏之舊鄭箋所云子夏序詩義合編正指此也後儒篤信詩序者莫如宋程子其言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又曰大序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若非國史則何以知其美所

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爲序可謂知言矣至若左傳爲古文舊書漢世所不行而詩序卷耳碩人載馳騁人黃鳥采芣及國風刺呼衛侯鄭忽等事兼與左傳合又鴟鵂序與金縢合東方未明序與周官合都人士序與緇衣合商頌序與國語合北山序與孟子合先儒論之詳矣茲不復述

鄭氏詩譜敘

昔孟子言誦詩讀書曰論其世書分四代世系易明詩則詠歌所寄興象深微非如書之實事可據也漢儒言詩之世者聲詩譜見於隋志久佚不傳它書間引齊魯韓之說以關雎爲康王時詩以鼓鐘爲昭王時詩以商頌爲宋襄公時詩以燕燕爲衛獻公時詩多違義不合經典獨毛公之故後世其學最古大儒鄭君官而好之就傳爲箋又據太史年表及春秋纂爲詩譜自

清儒學案卷一百六十

元

是言詩之世者略知所歸鄭但次悉依元序惟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改爲刺厲王案漢書谷永傳閭妻驕媚日以不臧顏豎注稱魯詩十月之交篇賈妻所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則知箋義不於中非康成之說也附經籍志鄭譜一卷太叔本及劉校注徐整毛詩譜三卷釋文序錄鄭譜二卷徐整毛叔本義譜古來表通用大東箋表當作求可證國史志謂求字諱非也玉海藝文類引宋均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君可畏此序不傳或謂今詩譜序爲宋均作因上海運引致誤其實序乃鄭君自作也釋文引徐整云子夏授商子高行子授薛子蔚子授高妙子高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大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近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即徐整藝文類漢書郡國志注引毛詩譜莊曲

沃在縣東北數里與晉相去六七百里疑卽劉光伯注文胡三省通鑑注引孔穎達毛詩譜云周原者岐山陽地屬扶陽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杜陽漢屬扶風有杜陽山山北有杜陽谷唐志不載孔氏詩譜今周南召南諸篇岐山屬美陽作杜陽者誤不知神道此譜何以復云爾也白唐正義以鄭譜冠於各篇之首而其旁行之譜復以失傳正義引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誥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釋文引沈重云案鄭詩譜云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又引譜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其公時作劉昭續漢志補注引鄭譜外方之山卽嵩也今鄭譜皆無此文雅大之命傳引孟仲子說正義曰譜云孟仲子思弟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論詩於穆不似天作傳以此訂大王文王之道正義曰譜云參訂時驗

清儒學案卷一百六十

元

是訂爲比蒹之言也此皆蘇釋故訓蓋旁行譜中開引毛公傳故有申毛之文陸元明引衛譜云衛在汲郡朝歌縣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引詩譜云魏地卑卑之分野下又引虞舜所都之地與今譜正同而脫此首句是不獨旁行之譜不可復見卽正義所載譜文亦未免有佚脫也宋歐陽文忠公奉使絳州得殘缺鄭譜因加考訂補譜上有五補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八百八十三爲詩譜補亡然其所得之譜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闕乃不如正義所載之完其後序稱國譜旁行尤易爲訛外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序則知絳州之序頗誠特其增損塗乙或由於歐公之改削而不盡爲康成之舊觀故前所列鄭譜佚文補亡本亦無之也竊嘗取其譜而尋繹之殆類同爲一譜與風別爲二不合王風次在商後與變風次第不合頗疑其

達夫鄭旨及考正義謂既請鄭事然後請鄭始知鄭在鄭上今
僧諸宋云其同北鄭於魏文勢不完下接鄭請初宣王封母弟
友為桓公及滅魏之事首尾雖貫本為一篇唐孔氏引諸各
徑取首末則為二節原文遂不可復然後知鄭同諸誠鄭氏
之舊也正義又曰王詩次在鄭上請退鄭下者欲近雅頌與王
世相次故也則知王風次在鄭後亦鄭氏之舊也惜乎補亡不
明若某處原文某處今改微孔疏言幾何不疑鄭公之私竄也
然其間竄有可疑者孔穎達謂魏謩分葛屨以下五篇為一君
代穆以下二篇為一君而歐公竄敘為一孔氏又謂兩風七月
在先鴉鴉次之次伐柯九芟彼黍東山終以振旅鄭所不說未
可明言既謂鄭所不說則謩不依此次甚明今歐諸悉以孔次
與毛序異近世通志堂刊本尤為謬脫補亡明云定之方中歸

清儒學案卷一百六十

三

於惠王之時而謩中不列定之方中又魏謩脫陟時秦諸脫車
鄰黃鳥雅謩脫鹿鳴魚麗皇矣且序謂補謩十五今數之僅得
十二而三頌之謩實如此歐公之謬所以不能無疑議也豪竄
概鄭學之廢歷猶幸各謩正義備言鄭氏左方世次尚可據依
用敢排比鉤稽輯為斯謩錄正義所載謩文并諸首雖次第略
依歐本而辨論加詳不欲因陋就簡必取盡於箋疏以還鄭君
之舊又據太史年表自共和以來上溯厲王元年下訖定王八
年反靈之亂而詩亡則為總謩以附於後俾令後之學者循覽
易明於以驗時運之推移政治之得失亦論世之一助也

詩攷補注補遺序

宋王厚齋謩詩攷錄齊魯韓三家詩及異字異義為一卷後人
以且書與周易鄭氏注附刊王海之後顧鄭易有惠氏新本校

蘭精詳詩攷則傳寫訛舛莫之是正且此書為厚齋神勝之本
未及審定有前後重出者如子衿憂心天天體粗而不沛之類
是也有編次失當者說苑甘棠傳周禮注引當帶原以晉與韓
詩無注不當繫之韓詩初學記引韓詩飲之禮當人飲酒之禮
下不當繫之湛露文選注引韓詩青靜也即青陽曉兮章句又
引韓詩介界也即無此編爾介章句厚齋不得其文實之卷末
則非也有援據未精者董道詩攷所稱齊詩呂東萊讀詩記所
引崔靈恩集注皆後人贗作厚齋引以入書失之矣益以近世
刊本之謬魯魚焉馬融目給如余所見玉海刊本外有胡文煥
百家名詩本毛子晉津逮秘書本近又有趙紹祖巾箱小本并
以董斯張所增十九條附於後較舊刻差為清整然如韓詩屬
附也附誤作刑最捷也捷誤作捷仍沿舊本之誤又如漢書詠

清儒學案卷一百六十

三

作漢本李廷仲誤作适仲尤為跡駭則亦未為審也余不備圖
兩檢圖原書著其所出凡舊言漢書注文選注今皆注某篇其
他皆類此複者刪之說者正之失次者移之未詳者申之加案
字以別於舊為補注二卷復摭其缺略蒐羅遺帙為補遺一
卷而明代之偽謬詩說則削焉不載蓋其悞也皆惠氏校鄭易
為三卷余此書亦三卷本學寡聞其視惠氏書不逮迨甚然續
述厚齋之學而慮其貽誤將來勞心瘁力以迄於成則其意將
毋同與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敘

隋書經籍志毛詩草木鳥獸蟲二卷烏程令吳郡陸璣撰唐書
藝文志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宋崇文總目云世或以璣
為機非也機本不治詩今應以璣為正義初學記燭類引陸士

衡毛詩草木疏唐人已誤爲機幸有陸氏釋文璣字元恪爵里甚明今所傳二卷即璣之原書後人疑爲撮拾之本非也惜雅那疏引陸璣疏齊民要術太平御覽並稱義疏茲以陸疏之文證之諸書所引仍以此疏爲詳疏引劉歆張奐諸說皆古義之原存者故知其爲原本也聞有遺文後人傳寫佚脫兩疏三國時吳人釋詩者自毛鄭後以此書爲最古局可不寶貴而輯散之乎其與毛異義者易象王弼之傳謂萊竹爲一草易六駁馬之傳謂六駁爲木名亦不盡依故謂其下篇叙齊魯韓四詩源流至爲賅洽釋文敘錄四詩東漢從略此疏合班固儒林傳蔡邕無遺其敘毛詩謂授自孟仲子毛傳引孟仲子天命之說祥官之文鄭譜引孟仲子於穆不似謂孟仲子子思弟子漢書具載經師而不及孟仲曾申根牟荀卿類此疏以傳之也唐

清儒集卷一百六十

三

孔氏正義謂漢書儒林傳毛公不言其名而此疏稱魯國毛亨爲故訓傳以授趙國毛萇堅固之初學記載毛詩授受悉同此疏元明冲遠所未聞得此疏而始備惟其去漢未遠是以述古能詳尤信其爲原書也蒙年逾六旬目擊意倦燭之明手自錄校考之詩疏釋文及唐宋類書比勘是正舊有毛晉津逮秘書本王謨漢魏叢書本王本謨補殊其脫去虎鳴食野之苓蔬蒲翦爵鳩亦有佚脫今悉依毛刻本毛脫去木瓜一條據御覽引補入訂其誤字增其闕文多臚正名號爲小子之學後之誦毛毛故舍幸無棄焉

儀禮釋注序

儀禮十七篇漢高堂生所傳者爲今文孔壁所得者爲古文古文得自魯淹中漢志稱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及春秋

文志載作禮記此篇文與劉子皆古字天漢之後孔安國家獻經禮三十九篇禮古經五十六篇析十七篇言之故云三十九也河間獻王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奏書周官禮記之屬禮者禮經也即今儀禮是也六藝論曰河間獻王得古文禮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大毛公序爲獻王博士親見其文著之故訓毛詩有苦葉傳納采用鴈雞鳴傳繼弁而朝七月傳鄉人以狗爲屨傳婦至門夫揖入東山傳母戒女施衿結帙傳婦在壻東方之樂皆據經舊周傳婦人有歸宗之義據子夏喪服傳當西京之初儀禮已見稱述此古文之學也今文傳自高堂生後最邱蕭奮以授后倉倉授閻人通漢及戴德戴聖慶普三家皆立博士通典引石渠禮論閻人通漢曰鄉射合樂古人禮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

清儒集卷一百六十

四

又與梁邱臨通典作賈門侍郎梁邱賀子蕭太傅韋玄成及戴聖論石渠今所得通漢之論有父爲長子斯宗子孫爲婦爲乳母總數事皆言禮服儒林傳閻人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是也戴德所傳之篇目士喪第四既夕第五制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十一燕禮十二大射十三聘禮十四公食十五覲禮十六喪服十七前三篇與今同唐志載魯禮傳一卷今其文見於通典禮類及禮記正義是爲大戴之學戴聖所傳之篇目士喪八喪服九士虞十一本亦少牢十一有司徹十二特牲十三既夕十四聘禮十五公食十六覲禮十七餘亦與今同小戴記有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即儀禮之記是爲小戴之學虞氏弟子有夏侯敬及其族子咸又橫仁楊榮甫等皆傳虞氏學此今文

之學也西漢之傳禮經者夏侯勝說禮服蕭望之以禮服授
皇太子劉向別錄備載十七篇之目至東漢時而禮經益顯班
固白虎通引禮士冠經通經禮士相見經禮喪服經士虞經
計皆五經異義引禮經經文章部引禮經毛牛華羊羊豕豕
即公食禮今文其後鄭君傳小戴禮傳後漢參考古今文之異
同取其義長者為鄭氏學蓋至是而儒禮之學大著於世矣漢
儒稱儀禮曰禮經或直曰禮無儀禮之名惟鄭君六藝論云周
禮為本儀禮為末儀禮大題疑鄭君自名其學也儀禮舊無師
說馬融僅喪服注一篇其作注者自鄭君始學禮而不從鄭猶
微入室而不由戶也蒙既為鄭學細釋注文博放而研究之
為釋莊二卷復詳列古文今文之學兩儀經師之授受庶後之
學者覽其淵源尊信古禮識其為周公孔子七十子之傳以莊

禮學卷一百六十

五

俗儒疑經之妄為鄭學者其亦有取乎此也

周禮釋注敘

周官一書漢初出於山農屋壁農人藏府世儒莫得見其經師
傳授皆不可考何休林頓之徒漢人已不能無疑宋元而後之
紛紛甄排者更無論矣余嘗敬之羣經釋之史傳而知為成周
之古文舊典六國變古暴秦燔書周官殘廢漢初始著於世獻
王得之毛公傳之自劉向以前諸儒稽道者不絕其向歆以後
徵引周官者則不具述云粵積唐虞建官有司徒司空秩宗共
工正成之職夏官殷官二百周設官三百六十考之書詩若牧
誓司徒司馬司空立虎賁師氏大僕太史內史詩巷伯寺人
孟子無千牧人乃夢去漢趙馬師氏居夫左右十月之交有鄭
士司徒宰屠夫內史趙馬師氏之屬其職並與周官合遂周書

職方解即夏官職方氏文詩序出於孔門有候人報師氏之官
有狐序古者國有凶咎則殺禮而多咎與大司徒荒政多咎合
觀於書詩所載其為成周之制作明矣儀禮所稱官制若士冠
禮筆人執策燕禮射人告具獻內不爵國人為大婚於門外又
以授弓人大射儀量人量候道中車張三侯獻服不勝禮乃講
關人士喪禮家人嘗之卜人抱龜燒少牢禮司士擊承塵入獻
饌七小祝設饗風鄉飲酒燕禮大射儀俱有太師燕禮公食
士喪禮俱有甸人大射公食禮俱有宰夫大射儀皆屬主人胥
即胥徒聘禮胥肉及庚車庚車即庚人燕禮膳宰即天子之宰夫
庶子即天子之諸子王朝侯國之異名也又錡人即錡師之屬
宗人即都宗人家宗人之屬雍人即內簾外簾之屬並與周官
合儀禮為周官所作則此周官亦元公之舊典也降自春秋之

禮學卷一百六十

五

世列國多僭改周制然左氏傳莊十九年王收膳夫之秩僭二
十四年王衛士二十八年賜之虎賁三百人宣公十二年獸人
毋乃不給於鮮又豈敢尋候人成十年甸人獻麥成十八年司
士屬焉襄二十三年季孫召外史三十一年年中車脂轄襄三年
命校人乘馬十四年逢人來告又宣二年宦其餘子與大司徒
之餘子合襄九年及其大夫門子與大宗伯之門子合又有大
宰宰夫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太史內史宗伯行人封人寺人
圉人樂有太師列有士下視圖僕醫巫之屬其與周官合者已
比比若是矣追觀國時開封府置縣縣周官之法大壞其學亦
幾絕是以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兵政酷烈與
周官相反始秦禁挾書搜求焚燒之獨悉李武孫煥書之律周
官始出河間獻王傳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其一也獻

王博士大毛公親見其文著之故訓傳今考行露傳皆禮制帛
不過五兩賈氏文君子皆老傳胡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
追師文顯鐵傳冬獻裘獻黼人文七月得入貳公之小裘
私之夫司馬文自華傳王乘車履石韞僕文爲公劉新國則報
聘也掌客文顯傳諸侯六開馬四種校人文大車傳大夫夫
四合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唐無衣傳侯伯之禮七命冕服
七章皆大行人文又無衣傳天子之屬六命車旗衣服皆以六
爲節生民傳嘗之日禮卜來歲之歲獨之日禮卜來歲之歲社
之日禮卜來歲之歲釋師文又素無衣傳戈長六尺六寸矛長
二大考工記盧人文行章傳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考工記弓
人文記亦獻王所利故毛公依用之或曰禮記正義言孝文使
博士作考工記然則孔疏非數日非也釋文序錄云河間獻王

禮記集解卷一百六十一

毛

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
得取考工記以補之此記得自獻王之明證墨子非儒下云今
之說西車匠孟子云梓匠輪輿矢人兩人今皆見於考工記焉
子孟子皆在宋從哲以前而其言與記合南史楊隆盛進王家
獲竹簡書王僧虔謂是科斗書考工記然則考工一篇宋東周
以後之古書當時以足周官非無謂也漢以前之引周官者孰
文志言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賈公獻其書乃周
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句向別錄雜記實公二十三篇即大司
樂文大戴禮朝事篇載典瑞司儀大行人小行人掌客文小戴
禮內則記載食醫庖人內饗文其見於禮述信而有徵如此方
周官之初出宋顯爲故書古文許慎說文自序其科周官皆
古文五經異義亦謂古周禮說成帝後劉向子歆校禮記書著

於錄時是爲今文故傳杜子春子春傳鄭眾賈逵而周官之學
始著大傳鄭君從馬融及張恭祖受學爲周禮注合故書今文
而參之考訓詁招隱還發疑正讀厥功偉矣余既不曉魯燕周
發鄭自以相賈疏之所未及爲釋注三卷復恐後人之疑釋并
以注爲可議於是越成周之制度泝漢氏之淵源證其爲周公
致太平之道記其義以昭示來茲庶後之學周禮者尋經益
以信注則此序之所爲作也

禮記釋注敘

庚辰之秋自都歸里杜門卻掃取禮記四十九篇輪釋讀之因
據府石經及衛正叔集說校正經注訂補脫古注質奧孔疏
所不能詳者復旁攷諸書疏其疑滯自秋徂冬其積得若干條
藏諸篋衍壬午夏齋居多閒始取舊案編錄成帙其與前人開
合者刪之亦有先儒所已言而重著之者必其論辨加詳足以
相舊說之所不及而後存之然皆標姓氏於前而以諸案附於
後郭象齊邱之爲蓋深恥之也錄既畢題曰禮記闡注劉君孟
齊謂余曰賈公彥儀禮周禮政皆稱釋曰謂釋鄭注也今子亦
解釋鄭意何不曰釋注余題其言遂易今名

禮記集解卷一百六十一

宋

禮記六國時作論
禮記非漢儒作也蓋秦火未焚之前六國時人所撰集也記引
兌命尹吉太甲君陳皆百篇古尚書非漢人所見又引君夷周
田觀文王之德亦與漢博士讀異故知出於秦火以前也易以
知爲六國時作也漢藝文志記百三十一篇自注七十子後學
者所記夫曰後學者則孔門之再傳弟子今記中曾子有子皆
稱子又記曾子子張之沒及曾子之子元申子巢之子申詳子

禮記六國時作論
禮記非漢儒作也蓋秦火未焚之前六國時人所撰集也記引
兌命尹吉太甲君陳皆百篇古尚書非漢人所見又引君夷周
田觀文王之德亦與漢博士讀異故知出於秦火以前也易以
知爲六國時作也漢藝文志記百三十一篇自注七十子後學
者所記夫曰後學者則孔門之再傳弟子今記中曾子有子皆
稱子又記曾子子張之沒及曾子之子元申子巢之子申詳子

游之子言思子思之子子注鄭注胡樂正子春曾子弟子孔疏謂公明儀子張弟子又爲曾子弟子則爲七十子後學者無疑七十子當春秋之季而後學者則當六國時可知矣且樂記一篇史記張守節正義謂公孫尼子作陸氏釋文引劉歆說繼衣亦公孫尼子作班志儒家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自注七十子之弟子夫樂記出於公孫尼子而記子夏對魏文侯事則爲六國時明矣孔穎達正義謂禮弓在六國之時以仲樂子是六國時人詩定之方中正義引鄭志仲樂子先師說魯人當六國時鄭志答臨碩曰孟子當魏王之時王制之作當在其後又王制周尺注云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正義引皇侃曰六國時或將萬爲億故曰萬億是王制亦六國時作盧君謂漢博士所作非也以今考之月令呂不韋所修則秦莊襄相也中庸子思所撰

情學案卷一百六十

无

則魯穆公師也三年問荀子所著則楚蘭陵令也乘馬曰駢田宅曰歌非周制所有也官曰太尉氏曰黔首非春秋時所有也郭東考公之喪穆公縣子之間皆六國時之君故曰六國時人所撰集也或問方六國時干戈交爭權謀說起何暇言及於禮余曰是聖人之傳也爾時去春秋未遠大義微言未盡泯滅一二私淑之徒相與抱殘守闕纂述以成此記使古禮不至于淪亡七十子傳授之力也且是時西河之教赫下之師不乏講學名儒漢儒林傳稱戰國學術齊魯之問學者弗廢陳涉之主魯諸儒持禮器而歸之考之史籍若駢臂弓之易傳孔鮒之書傳商子孟仲子之詩傳公羊穀梁鍾離庚卿之春秋傳魏文侯之孝經傳趙岐稱孟子通五經劉向稱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記之作于是時也蓋亦有由來

情學案卷一百六十

平

矣鄭注雜記引選禮王度記別錄以爲齊宣王時人所說班志載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注云七十子後學者師古引別錄云六國時人以他記考之則小戴記從可例推也惟其爲六國時作故記載參互時與周禮不合而後人據其不合之處直以爲雜出漢儒豈通論哉魯夫朱子引許順之說曰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云云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想必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以此知禮記亦出於孔門之徒無疑嗚呼可謂知言矣夫記禮者雖於六國而漢儒祖之世反稱漢儒記禮而斥六國爲縱橫亦猶議禮者盛於六朝而唐人祖之世反稱唐人議禮而斥六朝爲綺靡非數典而忘其祖乎豈知策士橫議而禮未亡詩賦侈異而禮不墜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天之未喪斯文雖當仁誼凌遲之際必有守道之儒以延一綫之傳獨禮記也歟哉

李經述注敘

李經述注集唐玄宗司馬文正公范華陽先生三家之註也自唐初司馬貞灼然正古文之偽玄宗石菴李經註依用今文十八章定本其註取鄭君王肅章昭成劉邵劉瓛魏真克諸家兼兼刪繁約文敷暢註事之善者也註李經者無慮數十家而文正公之指解華陽先生之說尤爲明白正大粹然儒者之言惜其誤信古文之偽竄易局章句文字句喪失其真朱子進注端明之說李經古文與向書古文皆後人偽爲而所撰李經刊誤參用古文今文未爲定論故述註之本一依今文爲訓也愚嘗病今之塾師教學不讀李經用是宋擇章言以貽來學述而